



知株供视编号



株洲新闻网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 洲 日 报 社 出 版



楼塘小篾货

蔡道发

攸县渌田镇楼塘村一带盛产茅竹、水竹、黄竹、楠竹。楼塘的先人们便把山上的竹子当作资源,编织各种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,如箩筐、簸箕、盘箕、提篮、米筛、筷子、篓、鱼篓、背箩、菜篮、果盘等。在代代相传的篾货编织过程中,品种、式样不断创新,市场销售范围不断扩展,逐渐形成了楼塘小篾货的品牌,既解决了家庭日常生活用具之需,又为村民增加收入开辟了一条渠道。

编织小篾货的原材料全是竹子。根据不同种类竹材的功能特性来编织不同用途的篾货产品。楠竹高大粗壮,肉质肥厚,编织篾货时常用作骨架。麻竹身材瘦小,长势较高,出土时竹皮麻麻点点,节与节之间不够平整,但能剖出细长蔑片,适合编织箩仔、烘笼、烤罩等。水竹表层像水一样清亮,节与节之间平整光滑,蔑质柔软,弹性好,适合编织米筛、篮子 and 蔑席。苦竹竹笋不能食用,节与节之间间隔较长,表面光滑,质脆易断,割蔑时吃力,只适合编织简单的晒搭。黄竹竹笋不能食用,出土后全身金黄,竹质非常柔软,在加工其他竹制品时常用它编织边缘,并用作包边紧固。

篾货用品看似结构简单,但编织过程并不简单。篾匠师傅用灵巧的双手把一整根竹子剖成细如衣针、薄如书纸的竹蔑,然后依据心中的造型,织成各种各样的篾货用品。楼塘篾货大多由自学成才的家庭篾匠加工而成,他们代际相传,年复一年,工艺必然改进,经验必然积累。编织篾货应先把竹子从山上砍下来运回家,然后用蔑刀先除枝去节,再按需裁料,接着把竹子剖开,根据所织篾货品类的规格把竹子分层剖成粗细、宽厚均匀的蔑片或细丝条,然后再进行编织。编织篾货并没有固定的模型,全靠师傅的一双巧手和智慧的头脑,把蔑片和细条组合起来编织成各种式样用品。这些竹制品就好像是用固定的模型铸出来的一样,很规整、很精美,件件一样,而且耐穿耐用,深受用户欢迎。如下湖头的蔡春英老人,她编织的篾货很有名气,不用自己赶集销售,采购人员都是上门订购,她勤劳致富的事例已载入了县志。

楼塘一带从何时开始加工小篾货,已无法溯源。只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大量上市,并记载在渌田的地方史料之中。20世纪50—70年代集体生产劳动期间,只有老弱病残人员在家编织少量的篾货,自产自销挑运到集市上出售,也有少量的专门靠肩挑车运游走在邻近市、县的乡、村销售,偶有外地采购人员上门批量收购。20世纪80年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,农业劳动效率迅速提高,劳动力大有剩余,有力地促进了楼塘篾货编织业的发展,除了生产传统的盘、箕、篮等产品外,还开发出手提箩仔、竹烤笼等小巧精致的产品,并逐步形成了种类越来越多、花样越来越齐、销路越来越宽、精细程度越来越高的态势,即使在塑料、金属材料器血普及的当下,楼塘篾货以其传统的工艺、独特的审美情趣仍畅销市场。1985年楼塘村小篾货收入19.8万元,2022年全村648户,约80%的农户,从事小篾货加工,从业人员约600人,楼塘村的两头塘、下湖头、石塘、视头等地几乎家家户户编织小篾货,他们不离乡不弃土,不用固定时间,却又形成了产业,成为了风景。

选自“攸州历史文化”微信公众号



新生村银杏树。赵劲 摄

文旅株洲

山水归序，村落新生

黄燕妮

炎陵县船形乡新生村,地形狭长,群山环绕,两岸山峦层叠,崖壁陡峭,中间地势平缓形成一片洼地,斜瀨水穿村流淌,滋养一方水土。村落以河水为界,河东有新屋、船铺、董湖等五个村民小组,河西坐落栗山、高坦洲、木兰等七个村民小组,各组村民依山傍水,世代居住于此。

新生村的人居与商贸起源,始于船铺古渡。这里是全村地势最开阔平缓的区域,河床低阔,河水舒缓,河畔常年柳树葱郁,历来是行旅过客、周边村民停歇聚集的地方。旧时黄氏先民从上游黄家垄迁徙至此,沿河垒砌石坎,修建临街民居,楼上居住休憩,楼下开设铺面。老街曾设有饭店、茶馆、药铺、铁匠铺等各类业态,过往商旅、四方行人往来不断,周边村民常年聚居往来,烟火气息浓厚,淳朴民风在日常相处中代代延续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船铺开设村级低年级教学点,方便村内儿童就近入学。村里同时拦河筑坝,开凿引水渠、修建水泵房,利用水力资源灌溉周边农田。1968年,村委会与村小学迁至河对面的朱山背,河面架设简易木桥,连通东西两岸村落。木桥以杉木为桩、竹蔑捆扎搭建,结构稳固,长久担负着两岸百姓日常出行。乡贤张建初留有《歌咏船铺木桥》一诗:

曾经木渡桥,一步晃三摇。
洪水一朝毁,行人两岸焦。
跨虹飞险壑,任浪滚惊涛。
科技铺福路,朝纲著富饶。

随着时代变迁,古渡旧貌不复往日模样,沿岸老屋大多拆旧建新、翻新改造。百年屋基依旧清晰,临河石坎坚固如初,乡间古树长势葱郁,残存的鹅卵石古道静卧在地,无声诉说着昔日渡口舟楫往来、市井繁华的过往。后来新生大桥、炎汝高速水泥大桥相继落成通车,彻底取代老旧木桥与崎岖山道,出行条件愈发便利。

新生的山水与乡土记忆,留存于董湖洲的港龙潭。古时斜瀨水奔涌至此冲撞岩壁,水流回旋淤积,在崖下形成深水潭,即为港龙潭。早年潭水深不可测,周边古木丛生、阴凉幽静。当地流传着水将军镇锁孽龙的民间传说,古时孽龙盘踞潭中作乱扰民,成边回乡的水将军一路追缉,途经拦山坳、磨刀山,最终远赴江西莲花将孽龙收服锁于井中,并立誓铁树开花方可出井。自此当地水患平息,百姓安居,村民在岩壁修建庙宇,纪念水将军护佑一方的功绩。历经多次河道改道,加上炎汝高速建设对水系的整治,河水不再流经此处,港龙潭逐渐被淤泥填平。如今潭边土地平

整,果蔬成片,周边学校、民居、安置房依次建成,旧时荒僻幽深的潭地,已然成为宜居的乡村片区。

昔日,颈双坳山体阻隔新生村对外通道,村内交通闭塞。村民出入只能翻越山岭,生产物资依靠人力挑运,对外交流极为不便。1975年,当地启动峭壁公路修建工程,在坦下对面山崖开凿挂壁公路,历时两年,建成一条两公里长的双向两车道省道,称为“梁上”,打通了出山要道。如今S205旅游环线贯穿新生村全境,在梁上修建防护栏和揽胜亭。行走其间,身旁危石凌空,脚下深谷绵延,山风穿林而过,山野景致开阔大气。站在揽胜亭凭栏远眺,千峰叠翠,云雾萦绕山间,炎汝高速如同银练穿行原野。层层梯田顺着山势次第延展,每到春日,遍地油菜花满目金黄,农家房前桃李花开,红白相间,与青山流水相融,风光清雅自然。

古木无言传家风,老宅静静承文脉。木兰组村落正中,静静伫立着一株六百年古银杏。老树躯干粗壮敦实,需数位成人携手方能环抱,枝干笔直向上伸展,苍劲挺拔。繁密枝叶交织成片,撑起大片绿荫,老树虬根半露地面,深扎泥土之中,稳稳扎根乡土。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,古树依旧枝叶繁茂,傲然立于村寨之间,与田园民居相融相生,自成一抹古朴悠然的乡村景致。

朱山背组留存着成片清代罗氏祖屋,青瓦木楼,青砖院落,完整保留旧时湘南乡村民居形制。屋舍顺着地势排布,院落清幽安静,墙面屋梁布满岁月痕迹,飞檐木窗尽显古色古韵。古宅依山傍水而建,静谧安然,完好留存着传统村落独有的自然与人文气韵。

新生村山林气候湿润,常年云雾萦绕,土质洁净疏松,十分适宜茶树生长。山间茶园顺着山势铺展开来,满目青翠满目生机。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,当地栽种培育神农白茶、涿溪茗茶,茶树吸纳山间清风晨露,沐浴山间暖阳,长出肥嫩饱满的茶芽,片片茶叶自带山林清润香气,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山野风物。依托山地资源,高路山间布设风力发电设备,山坡铺设光伏板,结合村内水力发电设施,形成风电、光伏、水利协同供电模式,保障村民日常生活用电,兼顾区域生态保护。

百余年来,新生村在岁月中稳步发展。从早年交通闭塞、发展落后的山村,经过一代代村民深耕建设,路网逐步畅通,生态持续向好,传统文脉得以留存,特色产业稳步兴起。乡土旧貌层层更新,百姓生活安稳富足,这片历经岁月沉淀的山乡村落,真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。



新生村风景。赵劲 摄

那时，在酒埠江赶电影

周新华

国林说,邻近的酒埠江公社的镇上电影院,正在热映武打电影《少林寺》,票价三角,很多人排队挤着看,日里和夜里都放连场。看过的人都大呼过瘾开眼界。路程虽然有些远,十五华里,但国林看过,他的骄傲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

早早收了农事,谷乃便牵头邀集一班后生男女向酒埠江出发,国林堂弟宇辉是个“电影精”,看到这场景也跟家里吵着要了几角钱,执意要跟脚去。谷乃不想带细孩,何况宇辉还是个“鸡婆眼”,一挨暗就看不到脚下的路。但宇辉一直跟着大伙走,没办法,国林的姐姐国英只好带着这个堂弟走。

有一次,宇辉跟着国英在附近的公社礼堂看外国片子《老枪》,看着看着打瞌睡,便缩到礼堂角落一个闲置的木桶里睡着了。散场后,大家都走了,国英以为宇辉独自回家了,宇辉家里的以为宇辉跟着到国英家过夜了。于是宇辉被锁在礼堂睡了一夜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酒埠江,是攸县的工业重镇,好电影自然要比其他地方先行一步。电影散场,大家都很兴奋。从电影院出来,路就全然不是来时的路了。来的时候,大家心里揣着一团火,太阳还老高,却下一天的劳累,便火急火燎追赶打闹地出发。路边的稻田刚刚收割完,空气里有股子清甜的香,于是脚下生着风,十几里路,不知不觉地,就被大家闹腾腾地甩在了后头。

归途,大家余兴未了,谈兴正浓:大家说的是觉远那三节棍,是怎样使得风也似的;说的是白无瑕的鞭,是怎样的柔软里透着俏皮;还有人提起觉远和武僧偷吃白无瑕家牧羊犬的桥段……

镇上的灯光疏疏落落,像瞌睡人的眼。起初,还借着镇上一两点余晖,一条灰白的路,引着大家走。渐渐地,那黯淡的光被身后的黑暗整个儿地吞了下去,四周便合拢来,严密得没一丝缝隙。路,就这么凭空地消失了。脚底深一下,浅一下,几次都踩到路边的软泥里去,惹来几声低低的埋怨。人跟着人,走得磕磕绊绊,心也跟着虚虚地悬起来,仿佛一脚踏空,便要坠到那无边的、墨汁似的黑暗里去。宇辉拉着国英的手,老喊着看不到路。国英喊谷乃,要不你帮忙骑段“肩马”吧。谷乃二话没说,一把抓住宇辉双臂,提到自己脖子上。

也不知是谁,忽然闷声闷气地说了句:“这样走不是法,摔了跤可不是玩的。田里有的是稻草堆,咱们沿途点个火把。”

这倒是提醒了大家。于是几个人摸索着离开路面,手碰到田里那些刚垒好的稻草垛,一丛丛,一簇簇,带着干爽的、清冽的香气,棚堡一样的稻草垛。众人七手八脚地抽出几把来,划亮了洋火。起初只是一朵小小的、瑟缩着的火,怯生生地照亮了持火人自己的脸,那脸是俏皮的,兴奋的,被火光映得红通通的。随即,第二朵,第三朵……一朵一朵的火,便在那无边的黑暗里,此起彼伏地伏地,粲然地开放了。

壮观,真是壮观呵!先是三五朵,飘摇着,试探着,渐渐地,便连成了一条火龙。那火光并不炽烈,是温和的,带着稻禾魂魄的橙黄色。它不像电灯那般霸道,将一切都照得毫发毕现;它只是柔柔地、朦朦胧胧地铺开一圈光,光罩里,看得见脚下曲曲的路,看得见路边草丛里惊起的蛐蛐,看得见同伴们一张张兴奋的、被烟子熏得眯起了眼的脸。光罩的边缘,是急速流动着的、浓厚的黑暗,火光一过,便又汹涌地合拢来。我们每个人手里擎着一把燃烧的稻禾,便都成了光明的使者,在这墨海一样的田野里,执着地、缓缓地游向回家的方向。一串火光,便是一串笑声,被夜风吹得四散开去。那光影摇动的队伍,蜿蜒着,流动着,将沉沉的夜幕撕开一道温暖的口子。

走在我前头的是麻子,他把火把举得高高的,嘴里还哼着“少林,少林……”的调子,不成腔调,却满是快活。火光映在他的后脑勺上,那上面的乱发,便东倒西歪很是分明,像秋后的田间稻茬。我手里的火把烧得旺,偶尔“毕剥”一声,爆出几颗极亮的火星,倏地便熄在风里。一股好闻的、带着暖意的烟,直扑到脸上来,那气味,是太阳的气味,是田野的气味,也是我们这一晚快活的气味。回头一望,后头的队伍拉得老长,一点一点的火,明明灭灭地,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的、会移动的星斗,洒在这条黑黢黢的乡间路上。

然而火把终有尽时。烧到最后,便只剩下一截短短的、焦黑的草梗,和一点红红的、炭火似的余烬。那余烬不甘心地亮着,挣扎着,终于,也还是黯了下去。于是,黑暗又合拢来。第一个人的火灭了,接着是第二个,第三个……那条喧闹的火龙,一段一段地,被黑暗吞噬了。最后一点火光,挣扎着闪了闪,也终于灭了。天地复归于最初的、也是最终的沉寂。眼睛一时还不能适应,只觉得四下里黑得更加纯粹,更加深厚,几乎令人有些微的窒息。脚下的路,又看不见了。然而,也只一忽儿的工夫,便惊奇地发现,原来天并不是漆黑的。一弯下弦月,不知什么时候,已经挂在了西边的山头,洒下淡淡的、清辉的光。借着这点光,路,又隐隐地现了出来,朦朦胧胧地,引着我们向家的方向走去。谁也不说话了,只是静静地走。家,就在前头了。快活了一夜的心,也渐渐地沉静下来,像这月光下无边的田野。

那一条游动在黑夜里的火龙,那种壮观的、野生的快活,后来许多年里,我再也没有见过过了。它似乎也跟着那一晚的烟火,一同燃尽了,只留下一缕温软的、稻草的轻烟,偶尔,还会在心里,袅袅地飘起来。